

第五個房間（專門為偵探清掃的家政婦的房間）

空間說明：

乍一看見，是”平凡與卑微”這樣的感覺：在閣樓或是樓梯底下，一般的置物間或是窄小的空間，被粗略地格出來，放置一些似乎意義明確、需要但是必須“不被看見”的東西。家政婦的房間處在都市空間中的夾縫裡，或是多餘的空間裡。外觀上是未塗裝的門和把手，簡單的牆。觀眾必須多花一點時間才能找到它，地圖上對它有所指示，但它並不附屬於任何，或能夠以任何明確的地址加以標誌。

打開門，狹小的空間裡有另一道門。門後是幽暗的通道，通往一個底色為白，佈滿植物的房間。佈滿植物的意思是“彷彿大自然中景觀/地景的一部分被這個房間切出來”的意思。但是在這個被房間圍困的地景中，加入了明確的人工製品：動物標本。鸚鵡與鮮豔的鳥、奇妙的烏龜與袋熊、鬣蜥與蜘蛛.....昧於現實的生態，將不同的生物置於一處，並將之做成一種活躍的姿態。

這是一處混合真實與自然的地方，彷彿一個模型或玩具，或者說這是一個難以界定的地方，因為一切都還在一個房間的框架中被解讀，無論如何自然真實或是刻意人工都有一種超越其本身之上的造作與不安。從意義上來說，這個房間是家政婦的夢境或潛意識的房間。

表演的說明：

房間裡面迴盪著的聲音是家政婦意識的片段，說話的聲音經過調變，緩慢地逐漸從帶有人類質感的聲音變成彷彿電子與機械的質感。

每日不定時間，會以真實的表演者在空間中表演這段獨白。表演意味著她可以是帶著角色與情感地演出，也可以是一種朗讀或是配合著錄音走位和行動。

語言的內容：

當我握住把手，我握著把手的手在發抖.....

總是覺得門後依然存在著...什麼....雖然偵探先生已經不在了，他們說

“失蹤”，但我確知他“不在”了，不會再出現。

吞食消失是緩慢的。

最初是一週一次打掃的時間越來越短暫，我必須勉力地做些多餘的事情才能填滿我的時段：反覆地擦玻璃或是不斷檢查茶葉罐子、糖罐子、餅乾罐子以及所有裝載飲食必需品的罐子，看它們是不是滿的....

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發現，需要打掃的時間變短和罐子裡食物的味道變淡甚至於消失，似乎是同一件事情：

有什麼在消除痕跡、消除氣味。

消除活物活著的痕跡，包括它所遺留，包括它所需求。

不可能是另外的偵探家政婦，畢竟這是一份艱難的工作。

幾乎要有和偵探一樣的推理能力才能成為偵探的清潔婦。否則你如何判斷在巨大的雜亂無章之中何者是破解案件最有力的微小證據？雖然乍看之下都是垃圾。你如何判斷丟棄這個而不丟棄那個，因為它最具思想的啓發性，能夠讓事件的碎片在瞬間聚合並且，讓偵探產生思想上的飛躍。

所有的偵探都有怪癖，你要如何輕巧靈敏不著痕跡地適應並且推演出那怪癖底下種種曲折的心理痕跡：童年的失落、愛或不愛的渴望、恐懼或熱愛，死亡。

特別是死亡幾乎是所有的母題。糾纏著偵探的生命。我們要如何掙脫這死亡的陰影當偵探陷入案件的膠著或是破案之後，那突然失去目標而顯得百般聊賴，轉而以玩弄自己的生命排遣？

要成為一個偵探的家政婦，在保持低調的高度推理能力之下，同時還要具備一般偵探所欠缺的清潔打掃烹飪能力、廣泛的常識以及對家政的熱愛。

是，我之所以成為偵探的家政婦而不成為偵探，就是因為我對於家政的熱愛。

我們的數量被嚴格控制並且執行終身效忠制度，終其一生只對一個或數個偵探服務。謹守分寸、保守秘密。

至於為何要這樣管理，就是一種家政的概念

家政就是管理“活著”的能力。從瑣細務實的事務一點一點控管，並賦予秩序，或者維持其雜亂卻又能被掌握，讓生命在其中能夠運作不至於耗損失常，即使在生命已然消失，已然不在之後。

所謂終其一生的效忠，是以我的生命作為衡量。我的生命結束，效忠即結束，我死了，一切都會死去。

這就是我為什麼依然用顫抖的手，每個星期固定的時間，一邊傾聽著空蕩房間的動靜一邊打開，並且保持著優雅、嫻熟以及臨危不亂，將房間清掃、整理一次。

我依然在檢查所有的罐子、掃除灰塵，清理你生存的匱乏和不安，傾倒已然清道一空的垃圾桶，傾到，然後轉身，跳躍，我仍保有那個節奏，那個韻律。

你會回頭對我笑的那個韻律。

在我帶著些小跳躍捧著垃圾袋進入長廊底部的那個房間，我刻意那麼做的，刻意彷彿因為你的視線不及，於是一個輕巧放鬆的姿態從身體湧出，並且在被發現時帶著一點害羞的歉意。但那不過是一種家政的表演，在秩序中製造一些逃逸，讓你不那麼意識到家政的力量。好讓它更親近你。

同時也讓我們能夠建立在規範許可之下有限的親近。

除了必要的問候交談，以及針對工作的討論，家政婦被禁止與偵探建立更多的關係。與其說這是一種避免因為私人的情感關係破壞家政的秩序所做的規範，倒不如說

家政就是一種持存的張力，在壓抑和噴發之間。對於同樣都擁有傲人智商的我們，同樣都有敏銳的心靈以及精確執行力的我們，精神上的契合是不用依賴言語或是討論，僅僅只是一個眼神帶過，或是不經意地對某片紙屑給予過多的關注，都會給對方帶來極大的啟發，從而推理出真相。這超越夥伴關係的親密，怎麼可能透過規範加以限制？規

範正是為了增加兩人之間的張力而存在的。

而正是因為謹守規範，我們將始終存在於此持存的張力之中直到死亡，永恆地交流，永恆地避免過度交流，永恆地親近，永恆地彷彿陌生。

吞食消失是緩慢的。消化就是磨損，在永恆的張力之中磨損的生命，正是家政的精義。我打掃的房間每一間都那麼明亮。在你的唇上，那懸止的真相，那被指稱的罪犯，每一個音節，每一個名字，都閃閃發光，我們被磨損得多麼精緻、美麗。

直到死亡，直到一切結束。

而現在，連死亡都不復存在。

最初是你開始不對我笑了。即使我稍微誇張了那拍子的幅度並且技巧性地延長了轉身的時間。

最初是你不再對著空氣喃喃自語。我每次都會把耳朵貼在門上偷聽，在扭開你的門之前。

在所有的餅乾和茶葉都失去氣味之前，在所有的痕跡都逐漸被清除之前，有人偷了你的“活”，無論是概念還是實質，有……“什麼”……

要知道家政是愛。它或許可以擬同母親的愛，也可以擬同情人的愛。這並不是說我愛你。而是我們同在家政的愛之中，在家政的愛之中被磨損。這種磨損即是恩惠，用生命去交換的奇蹟。讓生命有意義。

然而有什麼在家政之外，祂逃離了家政的掌握，祂奪去一個母親的孩子，祂奪去我的情人，祂奪去了共同磨損的概念，因為我不在其中，甚至不能理解。

痕跡逐步消失線索減少，我撿拾不到任何片段足以拼湊推理，當你不再對著空氣喃喃自語，訴說你那拙劣的初步推理，或是扮演案件中的所有角色模擬他們的心理狀態，或者對著自己說些奇怪的故事，如同存在與時間中的自然捲曲，沒有結局、不明所以。當你只是在那裡面對空無，是空無嗎？呼吸，呼吸，我聽著呼吸，我聽著呼吸然後逐步消失，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如此遲緩的消失。

但若我說家政是造物主的愛。祂便能逆轉這一切。

家政佈置出生命，已然死去。懸而未決。

模糊難以辨識者。

消失，失蹤，不在

祂從因果的末端保證它的存在。

最初的最初的最初，一個推理的公式：事物以因果關係的結構存在，沒有動機者依然有犯意。因此能被歸約成可理解。

最初的最初的最初，我可以說是因為雙胞胎偵探的消失，因為奇異且莫名的女委託人來訪，因為沒人知道長相的偵探房間積滿了無法退去的水，而整個城市所有的房間開始無來由且無止盡，隨機的淹水狀態....最初的最初的最初，一個案件或一種發生.....

你僵直的背影依然在我的眼裡，呼吸，呼吸，那裡有所不知的另一種愛。

空無。

然而若我說家政是愛，家政是造物主的愛。

如同我依然如此悉心佈置，因為我並非佈置生命已有的現象，以母以子，以熱愛的情人那樣的姿態。我如今是純粹而嚴厲的家政婦。

將一切規劃，將一切清理，如同生命依然存在。如同生命是因為我的家政而存在。

已然死去。懸而未決。

模糊難以辨識者。

祂宣稱它在。

祂從因果的末端保證它的存在。

終其一生的意義是從一種概念性去理解，一種堅信，直至我死去之後依然存在的生命，即使我知道，即使我的手不免顫抖，即使我知道在無聲之中仍然有異聲。

那空無，那推理的空無.....

我的愛.....我愛.....

（從第一個“空無”這個字詞出現之後，空間中開始緩慢地放出煙霧。徐緩的煙霧，最初像是一朵雲，最後瀰散開來。籠罩整個空間。）